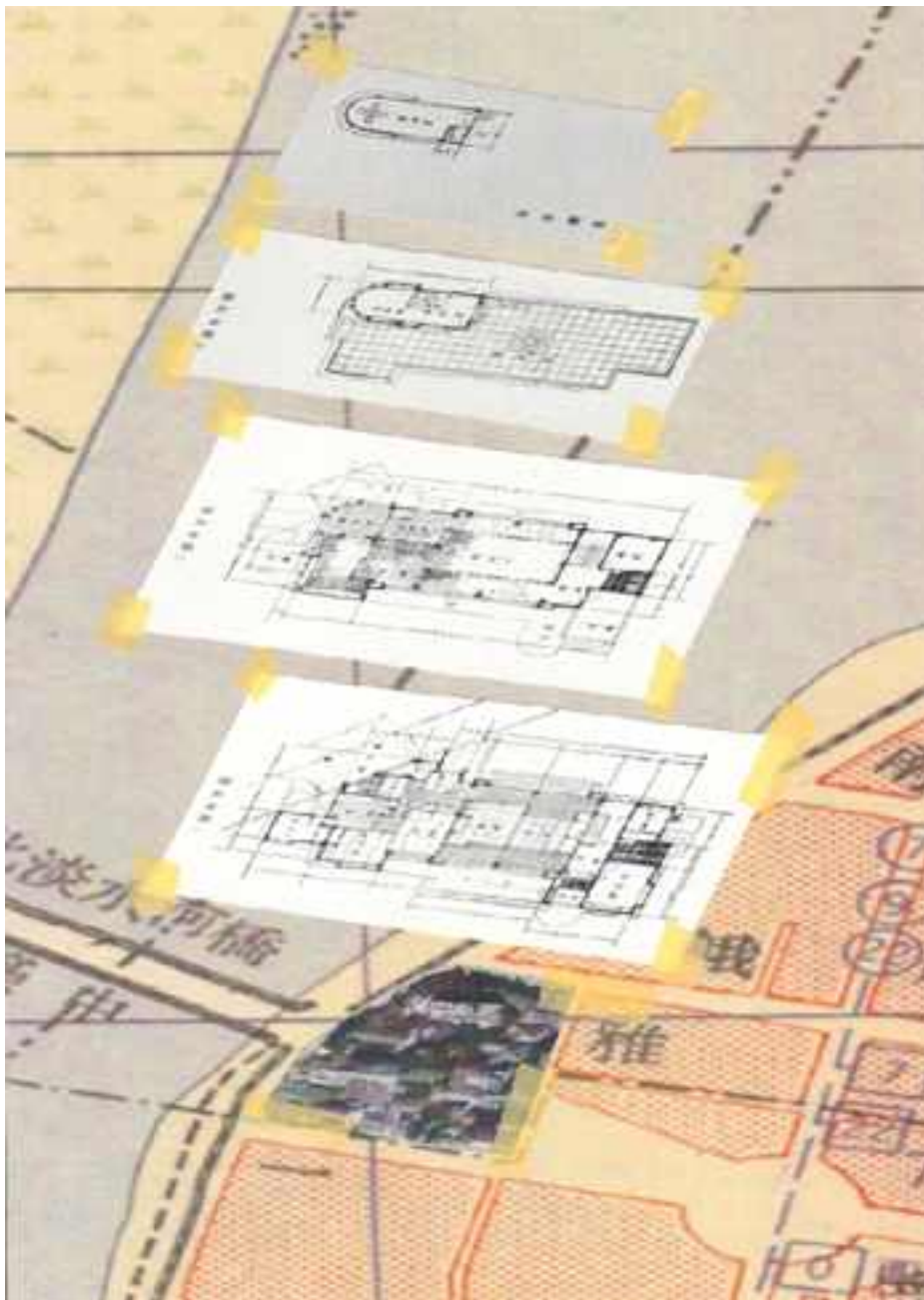


楔子：與高橋家的巧遇

楔子，是小說式的表現法，不過由於這一段調查與研究「高橋邸宅」的歷程，也的確因為一場際遇而鬆動了對於許多事物的認識，於是把這段因緣際會稱為楔子，記述事情是如何展開的。

2019年秋，我在臺北的寶藏巖藝術駐村，跟其他國家的藝術家分享白色恐怖不義遺址主題的藝術創作《臺北謄本》，作品當中有一片段與過去一棟建築物「高橋邸宅」有關。

之所以會關注這座建築，是因為這座「高橋邸宅」後來在戰後陰錯陽差搖身變成白色恐怖時期「調查局本部」羈押偵訊的空間，是國家緝捕政治犯的基地之一，也是政治犯掉入巨大國家機器的入口。我以此城市建築空間與歷史記憶的斷裂為題展開藝術創作。



圖：《臺北謄本》拼貼地圖。

「你剛剛作品分享中提到的日本人住宅『高橋邸宅』，是我祖母小時候在臺北居住的地方喔！」一起來到臺北駐村的日本籍藝術家橋本仁（Hashimoto Jin）透過同行的妻子用英語對我說。

這場突如其來的巧遇讓我又驚又喜瞪大了雙眼，想要好好感受這場相遇帶來的啟發。

他們向我說明：橋本仁的祖母橋本治子舊姓高橋，原名高橋治子，是高橋邸宅屋主高橋猪之助的孫女。高橋治子在八個兄弟姐妹當中排行第五，1927年誕生於日治時期的臺北市的她，雖說已經是高橋家族渡臺發展以來的第四代，但其實高橋家從這代開始才完全是在臺灣本島出生、成長，也就是所謂的「灣生」，而且依然健在。

高橋治子的祖父高橋猪之助是高進商會的社長，當時已是臺北城內知名的富商，於1933年在淡水河畔蓋起了這一座「高橋邸宅」。隨著高橋治子的父親高橋尚秀繼承家族事業，她也曾經居住在這座邸宅裡渡過其高校女學生的青春歲月；直到後來終戰，家產遭到沒收殆盡一切歸零，家族也被遣返引揚離開出生地臺灣，只得重新在日本展開生活。

意外得知高橋家灣生的消息，讓我充滿了各種想像與好奇。想要聽一聽他們家族過去的故事，也想要分享在他們離開臺灣之後關於這棟房子的種種——尤其是我所知道的高橋邸宅作為白色恐怖時期不義遺址的片段。

當年，橋本仁也在我們駐村展覽開幕時，邀請到高橋治子與其胞弟高橋秀正一起來到臺灣觀展，舊地重遊。

我拿著過去高橋邸宅的建築圖紙看他們指著、畫著，說起故事。



圖：高橋秀正（左）、橋本治子（右），初識於2019年12月1日。

此後，我也與橋本仁開始通信，展開家族史在臺50年的調查、創作與對話。

在後續交流的日子裡，橋本仁向我展示祖母珍藏的家族相簿，那是高橋治子在被迫遷與遣返的慌亂時代之中少數能夠帶走的紀念物。橋本仁也與我分享舅公高橋秀正整理的〈高橋家系 和曆/西曆の歷誌表〉，這是他為高橋家族渡臺五十年經歷留下第一手的紀錄。

也就是這本相簿中的照片，鬆動了我既定的認知，啟動了這一連串的調查。

壹.高橋邸宅

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的臺灣，時間剛進入昭和8年（1933）的一月，臺北市的濱町一丁目有一座私人別墅開始動工了。這是城內富商高橋猪之助的住宅新築，這座高橋邸宅就是這次調查研究的主角。

濱町，顧名思義就是當時日本人新開發西門街外的北艋舺當中最靠近淡水河的河濱區域。高橋邸宅所在的位置，隔著馬路就是河堤與第三水門，是河岸新興的景觀第一排住宅。

1933年是什麼樣的概念？對於別墅的主人高橋猪之助來說（1875.09–1941.09，時年58歲），那已經是他自明治28年（1896）隨著岳父高橋由義的高進商會渡臺以來的第37個年頭了。事業如日中天的高橋猪之助除了還要繼續攻頂事業的巔峰，也把財富轉變成為豪邸。

對於生長在現代的我們來說，那是在哪裡的一棟什麼樣的房子？該如何去理解當時為什麼會有那樣的建築物在臺灣的建築環境當中橫空出世？那裡頭又是什麼樣的空間？

調查報告的第壹部，將從日治時期開始說起。

一.媒體報導

關於一幢建築物的調查報告，該從何開始說起呢？

勢必要說明屋主、土地、建物這些事情的相關資訊，但我想要先從關於高橋邸宅的幾篇報導開始說起。1930年代的臺灣，已經完全進入媒體傳播的時代。在各種紙本印刷媒體的消費與傳播之下，世人開始注意到有一座奇異的建築誕生了。

1. 《臺灣建築會誌》

1934年9月底，當期發行的建築雜誌《臺灣建築會誌》第六輯第五號，刊登出前一年（1933）當時臺北城內高進商會社長高橋猪之助委託建造全新私人住宅建案〈高橋氏邸新築工事〉的報導¹。

翻開該期雜誌，卷首口繪²的第一幀照片是臺北新公園內廣播放送塔建成的模樣，再翻過來第二幀開始，即有一座前所未有的住宅「高橋氏邸」映入眼簾，衝擊著讀者的眼球。



圖：高橋氏邸房屋西北角照片。（圖片來源：作者翻攝自臺灣圖書館微縮膠卷。）

¹ 口繪，《臺灣建築會誌》第六輯第五號，無頁碼，封面後第15-16頁。

² 即翻開書本封面的卷首寫真。



圖：高橋氏邸房屋玄關照片。
（圖片來源：作者翻攝自臺灣圖書館微縮膠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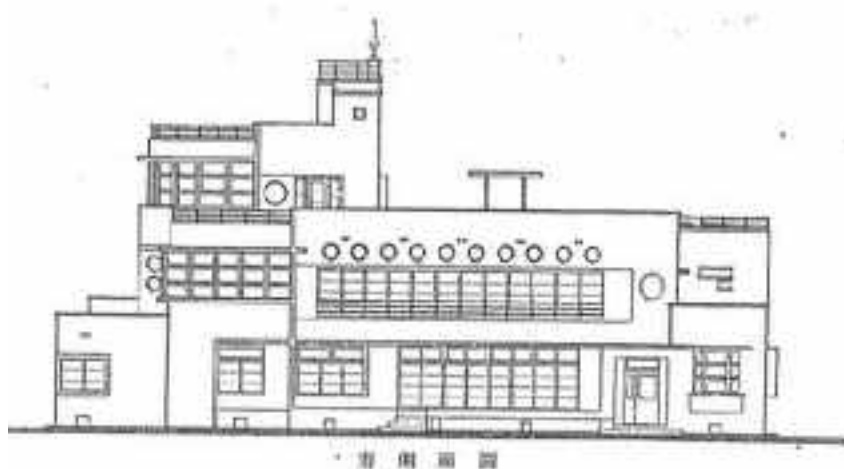


圖：高橋氏邸房屋屋上涼臺照片。
（圖片來源：作者翻攝自臺灣圖書館微縮膠卷。）



圖：高橋氏邸房屋庭園側之照片。（圖片來源：作者翻攝自臺灣圖書館微縮膠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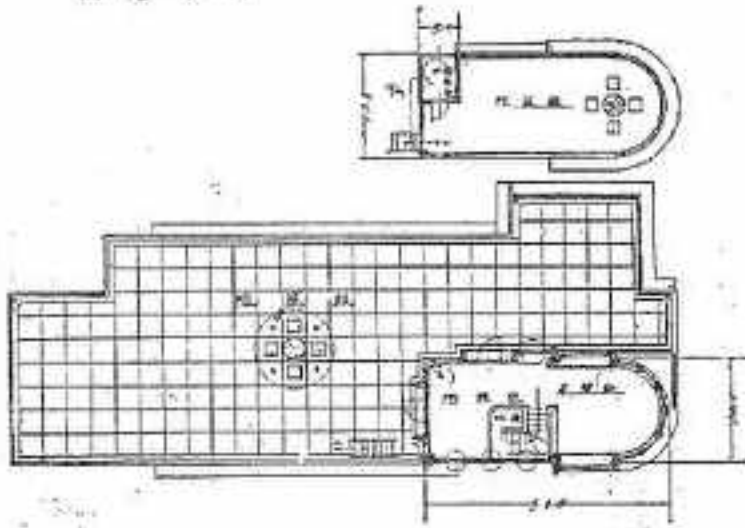
除了這一系列總共4張的建築物外觀照片，雜誌也附上〈高橋氏住宅新築工事設計圖〉，有立面圖、平面圖，還有〈附圖說明〉記錄建築物的各類基本資料。顯示建物は於「昭和八年1月初日着手，9月末日竣功」，我們得以知道這座建築物是在1933年建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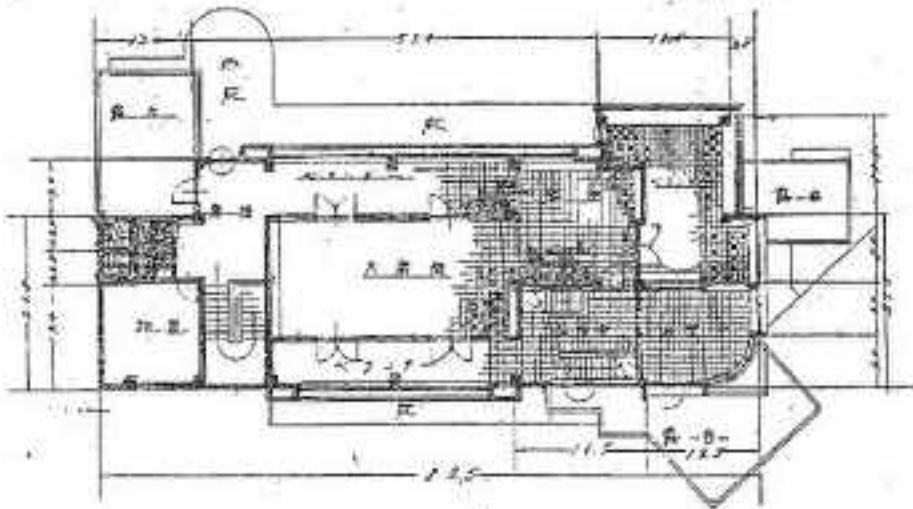
圖：〈高橋氏住宅新築工事設計圖〉之立面圖。（圖片來源：附圖，《臺灣建築會誌》第六輯第五號，頁288。）

高橋氏住宅新築工事設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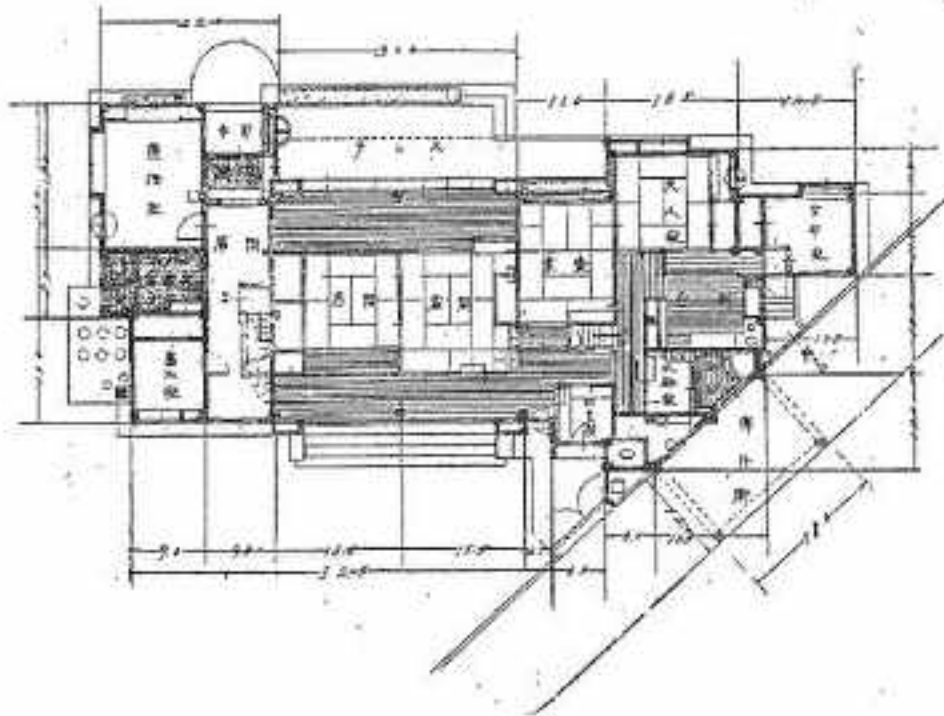
三階平面圖



二階平面圖



一階平面圖



圖：〈高橋氏住宅新築工事設計圖〉之平面圖。（圖片來源：附圖，《臺灣建築會誌》第六輯第五號，頁289。）

2. 《臺日畫報》

當時《臺灣建築會誌》都會寄贈給臺灣日日新報社。於是緊接著9月最新刊的《臺灣建築會誌》，在同年11月中旬，隨《臺灣日日新報》發行的附錄月刊《臺日畫報》，就大量搜羅、運用了一系列曾經登上《臺灣建築會誌》的建築照片製作了精美的拼貼畫刊登出來。高橋邸宅的照片又再度登場，躋身當時臺灣建築的殿堂。



圖：〈晩近の臺灣建築・パルテノン〉³（圖片來源：作者翻攝。）

這幅拼貼畫的圖文創作者並未署名。畫面藉由超現實主義的手法，以仔細俐落的作工剪貼、堆疊當時大規模建築物誇張的透視線條在臺灣遍地開花的寫真影像，捕捉臺灣方興未艾的城市美學與摩登生活型態，帶著速度感以及豐富的表情。拼貼畫以A2尺寸（寬59.4，高42公分）偌大的跨頁版面印刷，大聲宣告著現代主義建築與城市已然建立；標題更以〈晚近的臺灣建築・帕德農〉，營造有如走進巍峨神殿一般仰之彌高的心情。

拼貼畫當中的建築物按其編號，依序是：

³ 〈晩近の臺灣建築パルテノン〉，收錄於陳怡宏編，《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八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04），頁162-163。原收錄於《臺日グラフ》5：11（臺北：臺灣日日新報，1934.11.15），頁4-5。

1. 高等法院（1934.03完工）；
2. 菊元百貨（1932完工）；
3. 臺南末廣町連續店鋪住宅（1932.10完工，複合式集合住宅）
4. 基隆港合同廳舍（1934.07完工）；
5. 林百貨（1932完工）；
6. 高橋邸宅（1933.09完工，私人住宅）；
7. 臺中娛樂館（1931.12完工）；
8. 西本願寺（1932完工）；
9. 臺中醫院傳染病棟（1932.03完工）；
10. 勸業銀行（1933完工）；
11. 嘉義停車場（1933.06完工）；
12. 嘉義稅務出張所（1933.07完工）；
13. 萬華警察公寓型宿舍（1932完工，集合住宅）。

這13座建築除了都是當時近三年內完成的大規模建案，也皆為當時最新完成的各種城市生活機能。高橋邸宅的落成，不只把私人住宅建築的高度推至當時最高（地盤至女兒牆頂端15.675公尺），也為當時的城市面貌帶來全新的視野與想像。

拼貼畫下方的說明文字如此簡介高橋邸宅：

巨船型的邸宅：在臺北市濱町淡水河畔，出現了饒富船舶造型趣味的新邸！高橋猪之助氏的物業，面朝河川的一方做成船橋樣式，屋身做成船艙樣式，房屋建坪約160坪（按：約529平方公尺）。

比起《臺灣建築會誌》報導的建築基本資料，這段文字雖然簡短，卻是對高橋邸宅非常精準的詮釋。

這段文字也開啟了高橋邸宅的「船舶」隱喻。船舶造型或意象，已經是現今談論高橋邸宅常用的語彙。不過其中使用「船橋」（bridge）的字眼，實比「船舶」更加細緻地點出高橋邸宅在三樓與四樓部位那處造型概念的精髓。

「船橋」一詞，為日本人翻譯自英語「bridge」的概念，並非指涉橋樑，而是指位於船艙高處一個抬升起來的空間，方便船長和副手掌握船隻動向的指揮所，也是舵手操縱舵輪的駕駛室（wheelhouse）；該空間上方由欄杆圍起的眺望平臺也稱為「flying bridge」。

讓人更加地享受這是一座關於巨大輪船乘風破浪的想像，船身有著圓形的舷窗（portholes），在河岸的最前端模糊了陸地與水的邊界。

附帶一提，高橋猪之助不僅作為高橋邸宅出資的業主，拼貼畫其中高等法院和勸業銀行兩建築內部的電氣工程，甚至也由其高進商會承包。除可見資本雄厚之外，設備與技術走在當時官方工程需求的尖端也推升他對於建築的見識和追求。

3. 《臺灣日日新報》

不過，氣宇跳脫整個街區的新築，自然也招致他人覬覦的目光。1933年10月30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可見一篇題為〈氣勢強盛 神轎橫衝直撞〉的報導，記錄著關於高橋邸宅甫落成當時發生的一則小插曲。

（昭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午前十時半左右，爽朗喊聲與年輕男子的腳步聲響與慶祝好日子的神轎隊伍，跑進臺北市濱町一丁目新築中的高橋豬之助君的庭園和其他地方，由於先前新築中的家屋尚未完成之故，沒有加入公會，也不理會新起町公會一而再、再而三關於臺灣神社祭禮的募款。新起町神轎如前述，十時半接近濱町一丁目高橋方，擔任神轎先導人員的新起町公會大栗巖君拜訪高橋家，要求會面時，氣勢強盛的神轎隊伍就此從高橋家的玄關口闖入，破壞了庭園，裏側的陽臺與其他多處皆有壞損。聽聞此事的南署警員立刻趕到，事情不至於演變得太嚴重，南署於午後二時半命令事件關係人到場調查內容，高橋、大栗兩君達成和解。慶祝好日子的二十八日，所幸大事化小、小事化無。⁴

10月28日在日治時期當時，是北白川宮能久親王的忌日；作為臺灣神社的主神，所以也是臺灣神社舉辦大祭的日子。

在該報導中可見關於高橋邸宅的建築空間場景躍然紙上，上演這場衝突事件。而且在《臺灣日日新報》記者的取材之下，對照《臺灣建築會誌》所記載「昭和八年1月初日着手，9月末日竣功」，也可發現工程其實尚未完工，仍有部分仍在進行，而這場衝突又造成了多處破壞。

⁴ 林安狗譯，〈気ほひ立た 神輿暴れる〉，《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3.10.30，7版。

4. 臺北城市地圖

高橋邸宅1933年落成，1934年受到雜誌報導；隨著傳播的影響所及，在接下來1935年出版發行的城市地圖當中也都可以看得到高橋邸宅的身影。

1935年，是日本殖民政府在臺灣始政的第四十週年。官方為了紀念、也為展示統治的成果，大規模動員政府官員與民間企業的資源，在10月10日到11月28日間，以臺北城內作為主要會場舉辦了臺灣博覽會慶祝。

配合作為臺灣博覽會的觀光地圖，各家也都努力推出精美的地圖印刷品，爭取消費者的青睞。在臺北已經發行多份臺灣各城市「職業明細圖」的東京興信交通社的小松豐嚴陣以待，以發行人兼著作人的名義，趕在博覽會開幕之前的10月8日，發行了自製的《臺灣博覽會記念臺北市街圖》。地圖以「職業別明細圖」的方式呈現，可以看見臺北市街上每個町區的重要機關設置或是營業的商家名目。在該地圖上沿著淡水河找到濱町，也就可以看見有座街區的角落寫著「高橋邸」的字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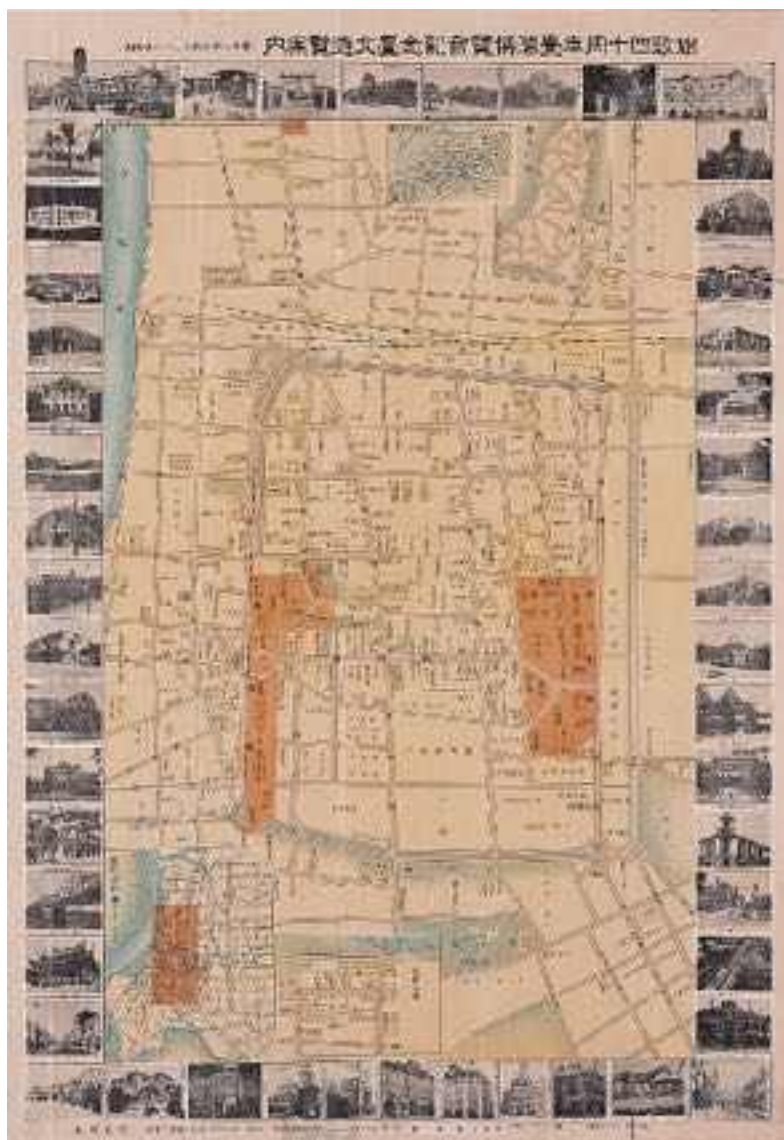


圖：小松豐，《臺灣博覽會記念臺北市街圖》（臺北：東京興信交通社，1935.10.08）。（圖片來源：[中央研究院地理資訊術數位典藏計畫](#)。）



圖：《臺灣博覽會記念臺北市街圖》（局部）。

同年還有另一份《始政四十周年臺灣博覽會記念臺北遊覽案内》地圖，由臺灣時事新報社於10月10日博覽會開幕當天發行，作為《臺灣時事新報》第68號的隨報附錄。該份地圖同樣以職業明細圖的方式呈現，不過上面就沒有涵蓋到高橋邸宅所在的濱町一丁目了。細看地圖的出版資訊，上面沒有留下地圖製作者的姓名，只寫出臺灣時事新報社的發行人，就是前年與高橋猪之助發生衝突的大栗巖。現今已無從細究該地圖製作背後的思考，但考量過去的衝突來說，引為一則軼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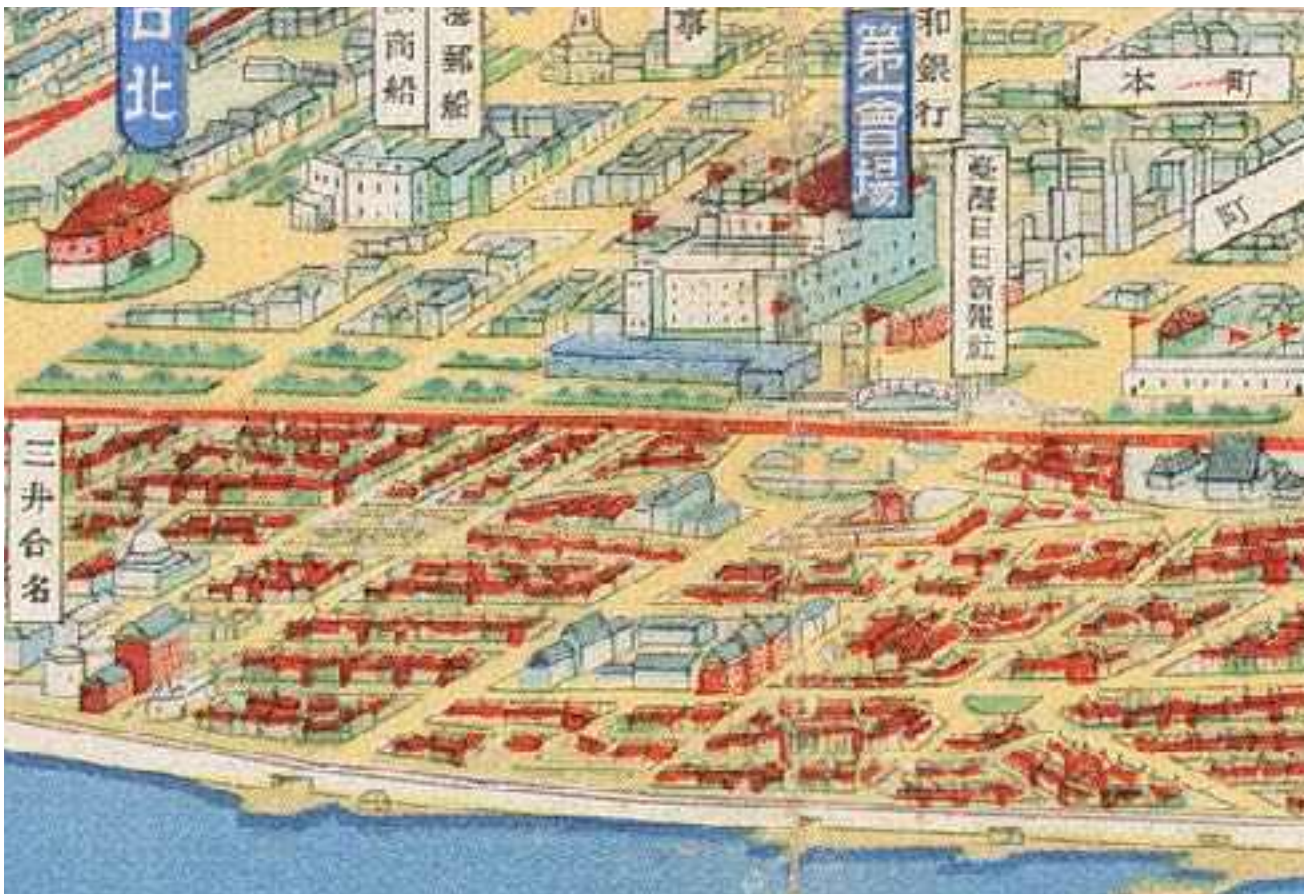
圖：《始政四十周年臺灣博覽會記念臺北遊覽案内（臺灣時事新報第六十八號附錄）》
（臺北：臺灣時事新報社，1935.10.10）。

至於籌辦臺灣博覽會的官方組織「始政四十年記念臺灣博覽會協贊會」對這份觀光地圖則另有企劃。他們延請當時繪製鳥瞰圖的知名繪師——京都吉田初三郎的團隊，繪製《臺北市鳥瞰圖》，並由吉田初三郎落款、用印，為臺北留下了一幅既處於現代化蓬勃發展，又被山海環抱的景象。地圖附上臺北市概況的介紹、博覽會相關的交通略圖，做成《始政四十周年記念 臺北市鳥瞰圖》摺頁手冊發行。手冊上面並未留下發行日期，僅註記「昭和十年八月十日基隆要塞司令部檢閱濟」。



圖：《始政四十周年記念 臺北市鳥瞰圖》摺頁手冊。吉田初三郎繪，《始政四十周年記念 臺北市鳥瞰圖》（臺北：始政四十年記念臺灣博覽會協贊會）。（圖片來源：。）

吉田初三郎的構圖一邊強調著臺灣博覽會以城內區域作為主要的會場，一邊描繪日本殖民政府建立起的宏偉島都以及外圍圍繞著中樞的臺灣街區。在下圖畫面下緣，沿著刷上白色顏料的淡水河護岸堤防，由右至左即為當時的第一至第三水門；由第三水門走進住宅區，左手邊第一座街區即為濱町一丁目，可在一片紅色的印象中看見一幢白色船型的建物即為高橋邸宅。或許鳥瞰圖的這個角落，也是能夠稍微感受到高橋邸宅的存在對於週遭鄰近街區會顯得突兀、以及超前同時代其他建築物的畫面。



圖：《始政四十周年記念 臺北市鳥瞰圖》（局部）。

同樣在1935年，還有一幅由大窪四郎繪製的《大臺北鳥瞰圖》，由臺北市的東南望向西北。畫面中間升起了兩顆大型的氣球，分別標示著「臺灣博覽會第一會場」和「臺灣博覽會第二會場」，可見同樣是為了臺灣博覽會而製作發行。



圖：大窪四郎繪，《大臺北鳥瞰圖》，收錄於莊永明編，《臺灣鳥瞰圖：一九三〇年代臺灣地誌繪集》（臺北：遠流，1996）。

在該圖中沿著淡水河找到濱町1，也可以發現有一座拔尖的建築物面向河川。



圖：《大臺北鳥瞰圖》（局部）。

兩幅鳥瞰圖中的高橋邸宅雖然都是以潦潦幾筆寫意帶過，不過以這些鳥瞰圖的繪製來說，勢必需要繪師親臨現場速寫取材，才能夠捕捉到街區與建築物的特徵。而且這些看似不經意的呈現，對其他私人邸宅來說，都是難以想見的。

透過這些地圖的印製與出版，都可以嗅到一絲高橋邸宅建築物在當時1930年代的臺北的確蔚為城市奇觀的氛圍；藉由這些地圖的繪畫，也得以更立體的角度窺見在邸宅蓋起來當時整座城市的概觀、邸宅位處於城市的何處、以及那裡是什麼樣的城區。